

鄧芝張翼宗豫龐化楊戲陳臥李潛輔臣贊

吳書

孫文臺孫仲伯簡傳

吳主權傳

三嗣主孫亮孫休孫皓傳

勳孫子基太史慈士燮傳

妃嬪傳

宗廟孫靜孫贛孫輔孫翊孫匡孫韶孫桓傳

三國志

卷四十五至五十一

外無所出... 孫亮字子明... 權春秋高而亮最少... 故尤畱意... 姊全公主... 嘗譖太子和子母心自不安... 因倚權意欲豫自結數... 稱述全尚女... 勸為亮納赤烏十三年和廢權... 遂立亮為太子... 以全氏為妃... 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為皇后... 冬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為太子... 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為太常... 並受詔輔太子... 明年四月權薨... 太子即尊號大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 閏月以恪為帝... 太傅胤為衛將軍領尚書事... 上大將軍呂岱為大司馬... 諸文武在位皆進爵班賞... 冗官加等... 冬十月太傅恪率軍遏巢湖... 城東與使將軍全端守西城... 都尉雷略守東城... 十二月朔丙申大風雷電... 魏使將軍諸葛誕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 將軍王昶攻南郡母丘儉

吳書三

三國志四十八

三嗣主傳第三

孫亮字子明... 權春秋高而亮最少... 故尤畱意... 姊全公主... 嘗譖太子和子母心自不安... 因倚權意欲豫自結數... 稱述全尚女... 勸為亮納赤烏十三年和廢權... 遂立亮為太子... 以全氏為妃... 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為皇后... 冬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為太子... 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為太常... 並受詔輔太子... 明年四月權薨... 太子即尊號大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 閏月以恪為帝... 太傅胤為衛將軍領尚書事... 上大將軍呂岱為大司馬... 諸文武在位皆進爵班賞... 冗官加等... 冬十月太傅恪率軍遏巢湖... 城東與使將軍全端守西城... 都尉雷略守東城... 十二月朔丙申大風雷電... 魏使將軍諸葛誕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 將軍王昶攻南郡母丘儉

及古周

向武昌甲寅恪以大兵赴敵戊午兵及東興交戰大破魏軍殺將軍韓綜桓嘉等是月雷雨天災武昌端門改作端門又災內殿臣

之案孫權赤烏十年詔徙武昌宮材瓦以建康宮而此猶有端門內殿吳錄云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武昌宮今所災者恪所新作

二年春正月丙寅立皇后全氏大赦庚午王昶等皆退二月軍還自東興大行封賞三月恪率軍伐魏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太平秋八月恪引軍還冬十月大饗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大赦以峻為丞相封富春侯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明年改元

五鳳元年夏大水秋吳侯英謀殺峻覺英自殺冬十一月星茀于

斗牛江表傳曰是歲交趾碑草化為稻

二年春正月魏鎮東將軍毋丘儉前將軍文欽以淮南之眾西入戰于樂嘉閏月壬辰峻及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率兵襲壽

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壬寅兵進于橐臯欽詣峻降淮南餘眾數萬口來奔魏諸葛誕入壽春峻引軍還二月及魏將軍曹珍遇于高亭交戰珍敗績留贊為誕別將蔣班所敗於菰陂贊及將軍孫楞蔣脩等皆遇害三月使鎮南將軍朱異襲安豐不克秋七月將軍孫儀張怡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伏辜陽羨離里山大石自立使衛尉馮朝城廣陵拜將軍吳穰為廣陵太守留略為東海太守是歲大旱十二月作太廟以馮朝為監軍使者督徐州諸軍事民饑軍士怨畔

太平元年春吳歷曰正月為權立廟稱太祖廟二月朔建業火峻用征北大將軍文欽

計將征魏八月先遣欽及驃騎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軍自江都入淮泗九月丁亥峻卒以從弟偏將軍緄為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召還據等聞緄代峻大怒已丑大司馬

呂岱卒壬辰太白犯南斗據欽咨等表薦衛將軍滕胤為丞相胤不聽癸卯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欲討繇繇遣使以詔書告喻欽咨等使取據冬十月丁未遣孫憲及丁奉施寬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遣將軍劉丞督步騎攻胤胤兵敗夷滅已酉大赦改年辛亥獲呂據於新州十一月以繇為大將軍假節封永康侯孫憲與將軍王惇謀殺繇事覺繇殺惇追憲令自殺十二月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于蜀

二年春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以長沙東部為湘東郡西部為衡陽郡會稽東部為臨海郡豫章東部為臨川郡夏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繇所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為之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

吳歷曰亮數出中書觀孫權舊事問左右侍臣

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便令我書可邪亮後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啓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今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玄邠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溼今外溼裏燥必是黃門所為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江表傳曰亮使黃門以銀碗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錫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錫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錫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於汝邪吏叩頭曰嘗從某求宮中莞席宮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黃門具首伏即於目前如髮鞭斥付外署臣松之以為鼠矢新者亦表裏皆溼黃門取新矢則無以得其奸也緣遇燥矢故成亮之慧然猶謂吳歷此言不如江表傳為實也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之眾保壽春

城遣將軍朱成稱臣上疏又遣子靚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為質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三萬救誕朱異自虎林率眾襲夏口夏口督孫壹奔魏秋七月繇率眾救壽春次于鑊里朱異至自夏口繇使異為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八月會稽南部反殺都尉鄱陽新都民為亂廷尉丁密部兵校尉鄭胄將軍鍾離牧率軍討之朱異以軍士乏食引還繇大怒九月朔己巳殺異於鑊里辛未繇自鑊里還建業甲申大赦十一月全緒子禕儀以

其母奔魏十二月全端懌等自壽春城詣司馬文王

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司馬文王克壽春誕及左右戰

死將吏已下皆降秋七月封故齊王奮為章安侯詔州郡伐官材

自八月沉陰不雨四十餘日亮以緄專恣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

謀誅緄九月戊午緄以兵取尚遣弟恩攻殺丞於蒼龍門外召大

臣會宮門黜亮為會稽王時年十六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盛冲受學太

元二年正月封琅邪王居虎林四月權薨休弟亮承統諸葛恪秉

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之地徙休於丹陽郡太守李衡數以事

侵休休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

覺而異之孫亮廢己未孫緄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休

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緄等所以奉迎本意留一日二夜遂發十

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于休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陛

下速行休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率百僚

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為便殿設御坐己卯休至

望便殿止住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輦進羣臣再拜稱臣休升

便殿謙不即御坐止東廂戶曹尚書前即階下讚奏丞相奉璽符

休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璽符

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緄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於

道側休下車答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是歲於魏甘露三年也

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曰夫褒德賞功古今通義其以大將軍

緄為丞相荊州牧增食五縣武衛將軍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中

軍督封縣侯威遠將軍授為右將軍縣侯偏將軍幹雜號將軍亭

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勤勞以布為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

慈孫字子烈權第六子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盛冲受學太元二年正月封琅邪王居虎林四月權薨休弟亮承統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之地徙休於丹陽郡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孫亮廢己未孫緄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休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緄等所以奉迎本意留一日二夜遂發十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于休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休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為便殿設御坐己卯休至望便殿止住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輦進羣臣再拜稱臣休升便殿謙不即御坐止東廂戶曹尚書前即階下讚奏丞相奉璽符休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璽符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緄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於道側休下車答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是歲於魏甘露三年也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曰夫褒德賞功古今通義其以大將軍緄為丞相荊州牧增食五縣武衛將軍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威遠將軍授為右將軍縣侯偏將軍幹雜號將軍亭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勤勞以布為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

迎封爲鄉侯又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

鉤斬祛在君爲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爲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

之鑿往干之術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是時校事呂壹操弄權柄大臣畏備莫有敢言衡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爲郎權引見衡口陳壹奸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後常爲諸葛恪司馬幹恪府事恪被誅求爲丹陽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衡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被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榮戟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宅種甘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衡死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遺爲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

用此何爲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康中其宅址枯樹猶在

已丑封孫

皓爲烏程侯皓弟德錢唐侯謙永安侯江表傳曰羣臣奏立皇后太子詔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蒞事日淺恩澤未敷

加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又固請休謙虛不許

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

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違於是益恣休恐其

有變數加賞賜丙申詔曰大將軍忠款內發首建大計以安社稷

卿士內外咸贊其議並有勲勞昔霍光定計百僚同心無復是過

亟案前日與議定策告廟人名依故事應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

戌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

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壬子詔曰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

爲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

經護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爲役聽其父兄所欲畱爲畱一

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

位一級頃之休聞緜逆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

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緜即日伏誅已巳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姦

臣加布爲中軍督封布弟惇爲都亭侯給兵三百人惇弟恂爲校

尉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爲先所以道世治性爲時養器也自建興

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

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
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
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以隆
風俗

二年春正月震電三月備九卿官詔曰朕以不德託于王公之上
夙夜戰戰忘寢與食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當由士
民之贍必須農桑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
夫不耕有受其飢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飢寒竝至而民不爲非者
未之有也自頃年已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
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
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強羸課
其田畝務令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

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以羣僚之忠賢若盡心於時
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升平庶幾可及及之則臣主俱榮不
及則損削侵辱何可從容俯仰而已諸卿尚書可共咨度務取便
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鳥見秋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塘會稽郡
謠言王亮當還爲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
聞黜爲候官侯遣之國道自殺衛送者伏罪

吳錄曰或云休鳩殺之至晉太康中吳故少府丹陽戴顓迎亮
以會稽南郡爲建安郡分宜都置建平郡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奕石偉巡行

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爲黜陟之詔

楚國先賢傳曰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修節不怠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卽位特徵偉累遷至光祿大夫及皓卽位朝政昏亂偉方辭老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平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爲爲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遂陽狂及盲不受晉爵年八十三太熙元年卒
九月布山言

白龍見是歲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五年春二月白虎門北樓災秋七月始新言黃龍見八月壬午大

雨震電水泉涌溢乙酉立皇后朱氏戊子立子靈為太子吳錄載休

有名以相紀別長為作字憚其名耳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五十稱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競作好名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警字伯明者也孤常晒之或師友父兄所作或自己為師友尚可父兄猶非自為最不謙孤今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靈靈音如湖水聲靈二響字齒齒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靈靈音如兒說之說字聲聲音如玄磬首之磬次子名桓桓音如草莽之莽字昱昱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愷愷音如囊衣下寬大之囊字發發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夫書八體損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棄避其普告天下使咸聞知臣松之以為傳解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治民是以政成而民則易則生亂斯言之作豈虛也哉然欲令難犯何患無名而乃造無況之字制不典之音違明誥於前修垂咄駘於後代不亦異乎是以墳土未乾而妻子夷滅師服之言於是乎徵矣冬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為丞相

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休以丞相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

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奸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耳不為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奸變之事以此不欲令人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為非而君以為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魏魏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為王時布為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祚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

禮自嫌瑕短懼曜冲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冲等人是歲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豬臣松之案察戰吳官名號今揚都有察戰巷

六年夏四月泉陵言黃龍見五月交阯郡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謂謂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而察戰至恐復見取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夷也冬十月蜀以魏見伐來告癸未建業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甲申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魏壽春將軍雷平別詣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河中皆救蜀蜀主劉禪降魏問至然後罷呂興既殺孫謂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丞相興建取屯田萬人以為兵分武陵為天門郡

吳歷曰是歲青龍見於長沙白燕見於慈湖赤雀見於豫章

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鎮軍陸抗撫軍步協征西將軍雷平建平

太守盛曼率眾圍蜀巴東守將羅憲夏四月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長吏賞林及男女二百餘口將軍孫越微得一船獲三十人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兵廬陵豫章民張節等為亂眾萬餘人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侵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復分交州置廣州壬午大赦癸未休薨

江表傳曰休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靈出拜之休把興臂而指靈以託之

時年三十諡曰景皇帝

葛洪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成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為微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為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王公之家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効也

孫皓字元宗權孫和子也一名彭祖字皓宗孫休立封皓為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皓陰喜而不敢泄休薨是時蜀初亾而交阯攜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左典軍萬彘昔為烏程

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疇也又加之好學奉
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與布說休妃太后朱
欲以皓為嗣朱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
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時年二十三改元大赦是歲於魏咸熙元
年也

元興元年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績大將軍丁奉為左右大司馬張
布為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賞一皆如舊九月貶太后為景
皇后追諡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為太后十月封休太子暉為豫
章王次子汝南王次子梁王次子陳王立皇后滕氏

倉廩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禽獸
擾於苑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主

皓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
小失望與布竊悔之或以譖皓十一月誅興布十二月孫休葬定
陵封后父滕牧為高密侯

侯是歲魏置交趾太守之郡晉文帝為魏相國遣昔吳壽春城降

將徐紹孫或銜命齎書陳事勢利害以申喻皓

吳歷曰牧本名密遜丁密改
各牧丁密避牧改名為固舅何洪等三人皆列

有上下禮義居故大必守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羣生獲所逮至末塗純德既毀勸民之命
以爭強於天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位幸輔屬當國重
唯華夏乖殊方隅地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
將欲止戈興仁為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役未經年全軍獨克于時猛將謀夫朝臣庶
士咸以奉天時之宜就旣征之軍藉不敵之勢宜遂回旗東指以臨吳境舟師泛江順流而下陸
軍南轅取徑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三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底
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雖有靜難之功亦悼蜀民獨罹其害戰於綵竹者自元帥以
下並受斬戮伏尸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況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按甲思與南
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付勢度資量險遠考古昔廢典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効隆德保祚去
危即順屈已以寧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慣德覆祚而不稱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
也今朝廷遣徐紹孫或齎書喻懷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回慮革算結歡弭兵共為一家惠於吳
會施及中土豈不秦哉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干戈
固不獲已也

甘露元年三月皓遣使隨紹或報書曰知以高世之才處宰輔之
任漸導之功勤亦至矣孤以不德階承統緒思與賢良共濟世道
而以壅隔未有所緣嘉意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祿大夫紀陟五

官中郎將弘璆宣明至懷

江表傳曰皓書兩頭言白稱名言而不著姓 吳錄曰皓字子丹陽人初為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令其引

分陟密使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出孫休時父亮為尚書令而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座出為豫章太守 于寶晉紀曰陟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既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為之者矣布大慙既至魏帝見之使僕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位御膳無恙晉文王饗之百寮畢會使僕者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王失土為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塞難驅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為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善之厚為之禮 臣松之以為人有八尺之體靡不受患防護風寒豈唯數處取譬若此未足稱能若曰譬如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方陟此對不猶愈乎 吳錄曰皓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家屬皆徙東治唯陟以有密旨特封子字都亭侯平弟瞻字思遠入仕晉驃騎將軍弘璆曲阿人弘咨之孫權外甥也璆後至中書令太子少傅 紹行到濡須召還殺

之徒其家屬建安始有白紹稱美中國者故也夏四月蔣陵言甘

露降於是改年大赦秋七月皓逼殺景后朱氏不在正殿於苑

中小屋治喪眾知其非疾病莫不痛切又送休四子於吳小城尋

復追殺大者二人九月從西陵督步闡表徙都武昌御史大夫丁

固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陟璆至洛遇晉文帝崩十一月乃遣還

皓至武昌又大赦以零陵南部為始安郡桂陽南部為始興郡十

二月晉受禪

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祭晉文帝及

還儼道病死 吳錄曰儼字子節吳人也弱冠知名歷顯位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使于晉皓

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襲而取皓訪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

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國鼎立已來更相侵伐無歲寧居今

強敵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

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強而欲徵幸求勝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

纂曰天生五才誰能去兵譎詐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闕庸可棄

平宜遣間諜以觀其勢皓陰納纂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

絕八月所在言得大鼎於是改年大赦以陸凱為左丞相常侍萬

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鏑思不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費充尚書令裴秀侍中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書僕射羊祜尚書何禎並結縉帶之好 忠說皓曰北

或為右丞相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聚眾數千人吳錄曰永安今武康縣也劫皓

庶弟永安侯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比至建業眾萬餘

人丁固諸葛靚逆之於牛屯大戰但等敗走獲謙謙自殺漢晉春秋曰初望氣

者云荆州有王氣破揚州而建業宮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發民荆州界大臣各家與山岡連者以厭之既聞但反自以為徙土得計也使數百人鼓譟入建業殺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

兵來破揚州賊以厭前氣分會稽為東陽郡分吳丹陽為吳興郡皓詔曰古者分土建國所

毀五等為三十六郡漢室初興闡立乃至百五因事制宜蓋無常數也今吳郡陽羨永安餘杭臨水及丹陽故鄣安吉原鄉於潛諸縣地勢水流之便悉注烏程既宜立郡以鎮山越且以藩衛明

陵奉承大祭不可乎其丞以零陵北部為邵陵郡十二月皓還都建業衛

將軍滕牧留鎮武昌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彧上鎮巴丘夏六月起顯明宮太康三年地記曰吳有太初宮

方三百丈權所起也昭明宮方五百丈皓所作也避晉諱故曰顯明吳歷云顯明在太初之東江表傳曰皓營新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破壞諸塋大開園囿起上山樓觀窮極伎巧工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固諫不從冬十二月皓移居之是歲分豫章廬陵長沙為安成

郡

三年春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為司徒司空吳書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

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卒如夢焉秋九月皓出東關丁奉至合肥是歲遣交

州刺史劉俊前部督修則等入擊交趾為晉將毛炅等所破皆死

兵散還合浦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為太子及淮陽東平王冬十月改年大

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遣監軍虞汜威南將軍薛珣蒼梧太守

陶璜由荆州監軍李勗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皆就合浦擊交趾

二年春萬彧還建業李勗以建安道不通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

三月天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夏四月左太司馬施績卒殿中

列將何定白少府李勗枉殺馮斐擅徹軍退還勗及徐存家屬皆

伏誅秋九月何定將兵五千人上夏口獵都督孫秀奔晉是歲大

赦

三年春正月晦皓舉大眾出華里皓母及妃妾皆行東觀令華嚴

等固爭乃還江表傳曰初丹陽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又得國中降人言壽

春下有童謠曰吳天子當上皓聞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載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陸道

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兵

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是歲汜瑁破交趾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

當倒戈耳皓聞之乃還漢晉春秋曰初霍弋遣楊稷毛晃等戍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

還屬百曰而城沒者刺史受其罪稷等日未滿而糧盡乞降於瑁瑁不許而給糧使守吳人

諫瑁曰霍弋已死無能來者可須其糧盡然後乃受使彼來無罪而我取有義內訓吾民外懷鄰

國不亦可乎稷稷盡救不至乃納之華陽國志曰稷健為人吳建寧人稷等城中食盡死

者半將軍王約反降吳人得入城獲稷晃皆囚之孫皓使送稷下都稷至合浦歐血死晉追贈交

州刺史初毛晃與吳軍戰殺前部督修則陶瑁等以晃壯勇欲赦之而則子允固求殺晃晃亦不

為瑁等屈瑁等怒面縛晃詰之曰晉兵賊晃厲聲曰吳狗何等為賊吳人生剖其腹允割其心肝

罵曰庸復作賊晃猶罵不止曰尚欲斬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乃斬之晉武帝聞而哀矜即詔使

晃長子襲爵餘三子皆關內侯此與伊晉春秋所說不同大赦分交趾為新昌郡諸將破扶嚴置武平郡

以武昌督范慎為太尉右大司馬丁奉司空孟仁卒吳錄曰仁字恭武

避皓字易焉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蓐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

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為驃騎將軍朱據軍吏

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除

為驃騎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酢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酢寄我非避嫌也遷

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凶犯禁委官語在權傳特為減

死一等復使為官蓋優之也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

而筍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之所致感累遷光祿勳遂至公矣西苑言鳳皇集改明年元

鳳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不應據城降晉遣樂鄉都督

陸抗圍取闡闡眾悉降闡及同討數十人皆夷三族大赦是歲右

丞相萬彧被譴憂死徙其子弟於廬陵江表傳曰初皓游華里或與丁奉留平

事重不得不自還此語頗泄皓聞知以彧等舊臣且以計忍而陰銜之後因會以毒酒

飲或傳酒人私減之又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或自殺平憂慙月餘亦死何定奸

穢發聞伏誅皓以其惡似張布追改定名為布江表傳曰定汝南人本孫

邪僭媚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皓以為樓下都尉典知酷糴事專為威福而皓信任委以眾事

定為子求少府李勗女不許定挾忿譖勗於皓皓尺口誅之焚其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

里遠求一犬至直數千匹御犬率具纓直錢一萬一犬一兵養以捕兔供廚所獲無幾吳人皆歸

罪於定而皓以為忠勤賜爵列侯吳歷曰中書郎奚熙譖宛陵令賀惠惠劾弟也遣使者徐案

訊治熙又譖案顧護不即決斷皓遣使就宛陵斬案收惠付獄會赦得免

二年春三月以陸抗為大司馬司徒丁固卒秋九月改封淮陽為

魯東平為齊又封陳畱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

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恃皓寵遇繩之以法妾以懇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是歲太尉范慎卒

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為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言送付建安作船會稽邵氏家傳曰邵

疇字温伯時為誕功曹誕被收惶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在疇之事明府何憂遂詣更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已非府君罪更上疇辭曰怒猶盛疇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資廁身本郡踰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今妖訛橫興干國亂紀疇以樽嗜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誦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舍垢藏疾不彰之翰筆瑣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為愆實由於疇謹不敢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清察吏收疇喪得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作船疇人遣三郡督何植收熙發兵自衛斷

絕海道熙部曲殺熙送首建業夷三族秋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叵叛大司馬陸抗卒自改年及是歲連大疫分鬱林為桂林郡天册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

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年

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

此湖寒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

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會稽太守車

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值郡荒旱民

無資糧表求振貸皓謂浚欲樹私恩遣人梟首又尚書熊睦見皓酷虐微有所諫皓使人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秋八月京下督孫楷降晉

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

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相傳謂之石印又

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石印神有三郎時歷陽長表上言石印發皓遣使以太牢祭歷山巫言石印三郎說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還以啓皓皓大喜曰吳當為九州作都渚乎從大皇帝逮孤四世矣太平之主非孤復誰重遣使以印綬拜三郎為王又刻石立銘褒贊靈德以答休祥又吳興陽羨山

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

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天紀元年夏夏口督孫慎出江夏汝南燒略居民初騶子張俶多所譖白累遷爲司直中郎將封侯甚見寵愛是歲奸情發聞伏誅

江表傳曰俶父會稽山陰縣卒也知俶不良上表云若用俶爲司直有罪乞不從坐許之俶表正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於是愛惡相攻互相謗告彈曲承言收繫囹圄聽訟失理獄以賄成人民窮困無所措手足俶奢淫無厭取小妻三十餘人擅殺無辜衆奸並發父子俱見車裂

二年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

三年夏郭馬反馬本合浦太守修允部曲督允轉桂林太守疾病住廣州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諸夷允死兵當分給馬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別皓時又科實廣州戶口馬與部曲將何典王族吳述殷興等因此恐動兵民合聚人衆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興廣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蒼梧族攻始興

漢晉春秋曰先是吳有說識者曰吳之敗兵起南裔公孫也皓聞之文武職位至于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于廣州不令停江邊及聞馬反

大懼曰此天亡也

八月以軍師張悌爲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爲司徒執金吾

勝循爲司空未拜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馬興族遇於始興未得前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刺史徐旗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領及合浦鬱林諸郡兵當與東西軍共擊馬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耆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草遂以耆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冬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佃向涂中安東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鎮南將軍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太尉賈充爲大都督量宜處要盡軍勢之中陶濬至武昌聞北軍大出停駐不前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

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迂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卽加威刑小者輒以爲罪後宮數千而采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爲皓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也

吳平後晉侍中庾峻等問賄侍中李仁曰聞吳主披人面別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也君子是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能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爲酷虐皓爲一國之主秉殺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懲何足多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爲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情也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裕以下視諸侯由頤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面得游曰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慎況人君乎哉視人君相迕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凡仁所答峻等皆善之文多不悉載

四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靡有禦者預又斬江陵督伍延渾復斬丞相張悌丹陽太守沈瑩等所在戰克

于寶晉紀曰吳丞相軍師張悌護軍孫震丹陽太守沈瑩帥衆三萬濟江圍成陽都尉張喬於揚荷橋衆才七千閉柵自守與白接告降吳副軍師諸葛靚欲屠之悌曰並敵在前

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觀曰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且僞降以緩我非來伏也因其無戰心而盡阬之可以成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爲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與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浚成陣相對沈瑩領丹陽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堅陣於是以馳淮南軍三衝不動退引亂辭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軍以次土崩將帥不能止張喬又出其後大敗吳軍于版橋獲悌震瑩等襄陽記曰悌字巨先襄陽人少有名理孫休時爲屯騎校尉魏伐蜀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亡不憂其本也況彼之爭地乎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杖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敵承之繼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驅馳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爲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爲之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推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羣情服矣奸計立矣今蜀闇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我黷武民勞卒弊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強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無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爲不可哉昔楚劔利而秦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故我之大患也吳人笑其言而蜀果降于魏晉來伐吳皓使悌督沈瑩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衆泝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各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于此矣宜畜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此衆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可用決戰力爭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散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爲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願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通邪莫幸曳之如是靚流涕放之

去百餘步已見為晉軍所殺 吳錄曰梯少知名及處大任希合時雖將護左右清論議之 搜神記曰臨海松陽人柳榮從梯至楊府榮病死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梯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榮便去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日梯戰死榮至晉元帝時 猶在 二月丙寅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殺岑昏皓惶憤從之

晉紀曰皓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謂皓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皓曰何故對曰坐岑昏皓獨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眾因曰唯遂並起收昏皓駱驛追止已屠之也 戊辰

陶濬從武昌還即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戰船自足擊之於是合眾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眾悉逃走而王濬順流將至司馬佃王渾皆臨近境皓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佃渾曰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魏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閭劣偷安未喻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舍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

江表傳載皓將敗與舅何植書曰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略奮三

千之卒割據江南帝卷交廣開拓洪基欲祚之萬世至孤末德嗣守成緒不能懷集黎元多為闕以違天度闇昧之變反謂之祥致使南蠻逆亂征討未克聞晉大衆遠來臨江庶竭勞瘁皆摧退而張梯不反喪軍過半孤甚愧悵于今無聊得陶濬表云武昌以西竝復不守不守者非糧不足非城不固兵將背戰耳兵之背戰豈怨兵邪孤之罪也天文縣變於上士民憤歎於下觀此事勢危如累卵吳祚終訖何其局哉天匪凶吳孤所招也曷目黃壤當復何顏見四帝乎公其勗勉奇謀飛筆以聞皓又遺羣臣書曰孤以不德忝繼先軌處位歷年政教凶悖遂令百姓久困塗炭至使一朝歸命有道社稷傾覆宗廟無主慙愧山積沒有餘罪自惟空薄過偷尊號才瑣質穢任重王公故周易有折鼎之誠詩人有彼其之譏自居宮室仍抱篤疾計有不足思慮失中多所荒替邊側小人因生酷虐虐毒橫流忠順被害闇昧不覺尋其壘敵孤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今大晉平治四海勞心務於擢賢誠是英俊展節之秋也管仲極讎桓公用之良平去楚入為漢臣舍亂就理非不忠也莫以移朝改朔用 王申王濬最先到於是受皓之損厥志嘉勗休尚愛敬動靜夫復何言投筆而已

王申王濬最先到於是受皓之

斛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 佃以皓致印綬於已遣使送皓皓舉家西遷以

太康元年五月丁亥集于京邑四月甲申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前

詔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為歸命侯進給衣服

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絲五百斤皓

太子瑾拜中郎諸子為王者拜郎中 搜神記曰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童子少年以

類相與嬉遊者日有十數永安二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羣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爾羣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燦燦外射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惡我乎我非人也乃熒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鉏司馬如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疎身而躍即以化矣仰而視之若引一匹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後五年而蜀亡六年而晉興至是而吳滅司馬如矣 于寶晉紀曰王濬治船於蜀吾彥取其流梯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從陸抗之克步聞皓意張大乃使尚廣並并天下遇同人之願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窺上國之志是歲也實 在庚子

五年皓死于洛陽 吳錄曰皓以四年十二月死 特年四十二葬河南縣界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絃易張雖志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皓之淫刑所濫隕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羣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謀夕其熒惑巫祝交致祥瑞以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猶或矢誓眾臣予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况皓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

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 淫極侈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 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 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 孫盛曰夫古之

羣黎故必仰協乾坤覆燾萬物若乃淫 加其獨夫之戮是故湯武抗絨不犯不 人神之所憤故也况皓罪為連寇虐過 迹而乃優以顯命寵錫仍加登襲行天 詩云取彼諸人投畀豺虎聊謂猶然矧 之罪既彰三驅之義又塞極之權道亦 氏失御奸臣竊命禍基京畿毒編宇內 帝慷慨下國雷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 禮皇祖於是雲興之將帶州騰起之師 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武師無謀 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擊遺老 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修師 焉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 矣將北伐諸華誅鉏于紀旋皇輿於夷 車况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隕 於故實播憲稽平遺風而加之以篤固 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 齊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甘 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 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温張惇以 諷議聚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

達以禱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 駱統劉基強諫以補過謀無遺算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
 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常 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寨之舟下漢陰之眾羽楫
 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謀 臣盈室武將連衡嚼然有吞江嶺之志一字宙之氣而周
 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 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馮帝王之號率巴漢之民乘危騁
 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 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
 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 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摧鋒勢窮財匱而吳魏然
 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躡 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蜀之郊北裂淮漢之漢東苞百越
 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 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殺卒循江而守長
 戟勁鏃望威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 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循外城
 臣象逸駿擾於外開明珠璫寶輝於內 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轡軒騁於南荒衝軻息
 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 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歿初主蒞朝奸回肆虐景皇聿
 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 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
 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 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
 公卿樓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 股肱猶良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
 家有土崩之變歷命應化而激上師 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
 阜之勢非有工輪雲梯之械智伯灌 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
 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矣救哉 夫曹劉之將非一世之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眾戰守之道
 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 敗智理古今詭趣何哉波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
 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 有岷益吳制荆揚而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
 民怨矣劉翁因險飾智功已薄矣其 俗陋矣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深
 遠矣其末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 接士蓋盛德之容親仁罄月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
 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 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備以
 濟周瑜之師卑宮非食以豐功臣 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
 而致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 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奇

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踟躕以 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肅
 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 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
 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 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醜服蓋
 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 度之缺粗修雖醴化詭網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
 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 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財豐其器利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
 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 利未見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
 敦率遺憲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 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
 則吳必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 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
 敵之徑川既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 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
 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 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
 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 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
 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伎以就所 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會
 耳達步關之亂憑保城以延強寇重 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眾雲翔電發縣旌江介築壘遵
 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 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
 養威反虜蹤跡待戮而不敢北闕生 路強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三千西禦水軍東西
 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 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城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矣曩深而
 六師駭夫太康之役眾未盛乎曩日 之帥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
 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
 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 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
 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 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
 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 州之氓非無眾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勃
 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業易循也功 不興而禍遽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
 規審存亡之至數恭己以安百姓敦 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
 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 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眾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

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吳書三



三國志四十九

吳書四

三國志四十九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四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繇

伯父寵為漢太尉

續漢書曰繇祖父本師受經傳博學羣書號為通儒舉賢良方正為殿

平陵令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自姓士民攀輿巨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止亭輟服潛遁歸修里若有耶中在山谷間五六老翁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送寵入齋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至郡厭他時吏發求不去民間或夜不絕天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吏稀至民間老遭值聖化今聞當見棄去故戮力來送寵謝之為送受一大錢故會稽號寵為取一錢太守其清如是寵前後歷二郡入居九列四登三事家不藏貲無重寶器恒菲飯食薄衣服弊車羸馬號為窶陋三去相位輒歸本土往來京師常下道脫駢過人莫知焉寵嘗欲止亭亭更止之曰整頓傳舍以待劉公不可得止寵因過去其廉儉皆此類也以繇兄岱字公山歷位侍中兗州刺史
續漢書曰繇父與一名方山老病卒于家
記稱岱孝悌仁恕以虛已受人

舉孝廉為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

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循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繇欲

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循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繇欲

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
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驎於千里不
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亂淮浦詔書以為揚州刺
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
阿術圖為僭逆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
賁術所授用乃追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并力
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漢命加繇為牧振武將軍眾萬餘人孫策東
渡破英能等繇奔丹徒袁宏漢紀曰劉繇將奔會稽許子將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與曹兗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遂奔江南保豫章駐彭澤
卒融先至殺太守朱皓皓字壯力反獻帝春秋曰是歲繇屯彭澤又使融助皓討劉表所用太守諸葛玄許子將謂繇曰卒融出軍不顧命名義者也人居郡中繇進討融為融所破更復招合屬
縣攻破融融敗走入山為民所殺繇尋病卒時年四十二卒融者

丹陽人初聚眾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遂
放縱擅殺坐斷二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
塗身衣以錦采垂銅藥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
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
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
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曹公攻陶謙徐土
搔動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
先是彭城相薛禮為陶謙所偏屯秣陵融利廣陵之眾因酒酣殺
昱放兵大略因載而去過殺禮然後殺皓後策西伐江夏還過豫
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
達實賴尊門為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
結意情在終始後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為讎敵原

其本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念渝平更成復踐宿好一爾分離
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爲傷恨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
哀亾愍存捐既往之猜報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
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藉
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
之以恩不亦優哉錄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繇喪盡禮故吏餽
餉皆無所受吳書曰基遭多難嬰子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爲戚與羣弟居常夜
卧早起妻妾希見其面諸弟敬懼事之猶父不安交游門無雜賓姿容美
好孫權愛敬之權爲驃騎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
將權爲吳王遷基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
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
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其見待如此徒
郎中令權稱尊號改爲光祿勳分平尚書事年四十九卒後權爲

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時寵賜與全張比基二弟樂尚皆騎都尉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
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爲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
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
慈問曰君欲通章耶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
誤邪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爲取章慈已先懷刀便
截敗之吏踊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使君不
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爲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
豈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亾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爲郡敗吾
章已得如意欲復亾爲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
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爾吏然慈

言卽日俱去慈旣與出城因遯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通音
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而爲州家所疾
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
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
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瞻恤殷勤過於故
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
夜伺間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外救未有
至者而圍日偪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
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
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
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
義老母遣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於是嚴行

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
出外圍下左右人竝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
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卧慈
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
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
敢追者遂到平原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
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北海被
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
區延頸恃仰使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所
以存之備斂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卽遣精兵三千人
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旣得濟益奇貴慈曰卿吾之少友也
事畢還啓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

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
至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
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
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
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慈當與繇俱奔
豫章而遁於蕪湖入山中稱丹陽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
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為山越所附策
躬自攻討遂見囚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
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

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即解縛請見各問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不足與
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若何繇焉慈曰州車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
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答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
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策明日人請諸將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
至策大悅常與參論諸軍事 臣松之案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得與本傳大異疑為謬
誤 江表傳曰策謂繇曰聞卿昔為太守助州章赴文舉請詣玄德皆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

記未得其人射鈞斬袪古人不嫌孤是卿知已勿
憂不如意也出教曰龍欲騰翥先階尺木者也 卽署門下督還吳授兵拜折衝

中郎將後劉繇亾於豫章士眾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

焉 江表傳曰策謂繇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江其意頗猥理恐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
餘人盡在公路許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於公路求索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耳仍令孤攻

廬江爾時事勢不得不為行但其後不達臣節自棄作邪僭事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
得不離孤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今劉繇喪亾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辯今兒子在豫章不
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故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則州人昔又從事寧能往視其兒子並宣孤意於
其部曲部曲樂來者便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察子魚所以牧禦方規何似視廬陵郡
陽人民親附之否卿手下兵宜將多少自由意慈對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相文待遇
過望古人報主以死期於盡節沒而後已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以往還也 左右

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餞送昌門把腕別

曰何時能還客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 江表傳曰策初遣慈也議者紛
紜謂慈未可信或云與華子魚

州里恐留彼為籌策或疑慈西託黃祖假路還北多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語皆非也孤斷之詳
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有士氣志經道義肯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
亾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慈從豫章還議者乃始服慈見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非籌略才無他
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備芝自擅廬陵詐言被詔書為太守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
子魚所遣長吏言我以別立郡須漢遣真太守來當迎之耳子魚不但不能詣廬陵鄱陽近自海
昏有上繚壁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輪租布於郡耳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亦觀視之
而已策拊掌大笑仍有兼 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為寇於艾西安諸縣策於

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慈為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諸將拒
磐磐絕跡不復為寇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後臂善射弦不虛發
嘗從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焚慈引弓射
之矢貫手著焚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遣慈
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遂
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吳書曰慈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

奈何而死乎言官至越騎校尉吳書曰字元復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王莽之亂避

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為日南太守燮少游學京師事穎

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後

舉茂才除巫令遷交趾太守弟壹初為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京

都壹侍送勤恪宮感之臨別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

宮為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黃琬代為司徒甚禮遇壹董卓作亂

壹亾歸鄉里吳書曰琬與卓相害而壹盡心於琬甚有聲稱卓惡之乃署教交州刺史

朱符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

黼領九真太守黼音于鄙反見字林黼弟武領海南太守燮體氣寬厚謙虛下

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為之注解陳國袁徽

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趾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

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

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闕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

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

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

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為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

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鍾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

類書存遺錄卷四十四

穀焚燒香者常有數十妻妾乘輜駟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他不足踰也葛洪神仙傳曰變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頭搖稍之食頂即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

日復能語遂復舊奉武先病沒朱符死後漢遣張津為交州刺史津後又

為其將區景所殺而荆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是時蒼梧太

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恭俱至漢聞張津死賜變璽書曰

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隔知逆賊劉表又遣賴恭

關看南土今以變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如故後

變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是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變不廢貢

職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

恭走還零陵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騭到變率兄

弟奉承節度而吳巨懷異心騭斬之權加變為左將軍建安末年

變遣子厥入質權以為武昌太守變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

變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使搖東附權益嘉之遷衛

將軍封龍編侯弟壹偏將軍都鄉侯變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

輒以千數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

眼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為書厚加寵賜以答

慰之變在郡四十餘歲黃武五年年九十卒權以交趾縣遠乃分

合浦以北為廣州呂岱為刺史交趾以南為交州戴良為刺史又

遣陳時代變為交趾太守岱留南海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變

子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趾桓鄰變舉吏也

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子發又合宗兵擊徽徽閉

門城守治等攻之數月不能下乃約和親各罷兵還而呂岱被詔

誅徽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過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

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事先移書交趾告諭禍福又遣匡見徽說

令服罪雖失郡守保無他憂岱尋匡後至徽兄祇弟幹頌等六人
肉袒奉迎岱謝令復服前至郡下明旦早施帳幔請徽兄弟以次
入賓客滿坐岱起擁節讀詔書數徽罪過左右因反縛以出即皆
伏誅傳首詣武昌孫盛曰夫柔遠能邁莫善於信保大定功莫善於義故齊桓創基德彰
於柯會晉文始伯義顯於伐原故能九合一匡世主夏盟今問長世貽
範百王呂岱師友士匡使通信誓徽兄弟則祖惟心委命代因滅之
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孫權之不能遠略而呂氏之祚不延者也壹黼匡後出權原其
罪及變質子厥皆免為庶人數歲壹黼坐法誅厥病卒無子妻寡
居詔在所月給俸米賜錢四十萬
許曰劉繇藻厲名行好尚臧否至於擾攘之時據萬里之土非其
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變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
子不慎自貽凶咎益庸才玩富貴而恃險使之然也

吳書四

三國志四十九

吳書五

三國志五十

妃嬪傳第五

孫破虜吳夫人吳主權母也本吳人徙錢唐早失父母與弟景居

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輕狡將拒焉堅甚以慙恨

夫人謂親戚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為

婚生四男一女

搜神記曰初夫人孕而夢月入其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其懷
以告堅曰昔姪策夢月入我懷今也又夢日入我懷何也堅曰日月者陰

陽之精極貴之象
吾子孫其興乎

景常隨堅征伐有功拜騎都尉袁術上景領丹陽太

守討故太守周昕遂據其郡孫策與孫河呂範依景合眾共討涇

縣山賊祖郎郎敗走會景為劉繇所迫復北依術術以為督軍中

郎將與孫賁共討樊能于麋於橫江又擊笮融辭禮於秣陵時策

被創牛渚降賊復反景攻討盡禽之從討劉繇繇奔豫章策遣景

賁到壽春報術術方與劉備爭徐州以景為廣陵太守術後僭號

策以善喻術術不納便絕江津不與通使人告景景即委郡東歸
策復以景為丹陽太守漢遣議郎王誦音銜命南行表景為揚武
將軍領郡如故及權少年統業夫人助治軍國甚有補益會稽典錄曰策功曹

魏騰以逆意見譴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
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公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
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夫人智略權誦類皆如此建安七年臨薨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合葬

高陵志林曰案會稽貢舉簿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闕無舉者云府君
遭憂此則吳后以十二年薨也八年九年皆有貢舉斯其分明八年景卒官子

奮授兵為將封新亭侯卒吳書曰權征荆州拜奮
吳郡都督以鎮東方子安嗣安坐黨魯王霸

死奮弟祺吳書曰祺與張溫顧譚
友善權令關平辭訟事封都亭侯卒子纂嗣纂妻即滕胤女也

胤被誅并遇害

吳主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襲漢尚書郎徐令襲子承襲後漢書
稱襲幼以仁孝為

行明達有令才襲弟貞履蹈法度
篤學尚義舉孝廉建昌長卒官權母吳為權聘以為妃愛幸有寵後權納

姑孫徐氏欲令謝下之謝不肯由是矢志早卒後十餘年弟承拜

五官郎中稍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太守後漢書百餘卷會稽典
錄曰承

字偉平博學洽聞嘗所知見終身不忘于
崇揚威將軍弟勗吳郡太守並知名

吳主權徐夫人吳郡富春人也祖父真與權父堅相親堅以妹妻

真生琨琨少仕州郡漢末擾亂去吏隨堅征伐有功拜偏將軍堅

薨隨孫策討樊能于麋等於橫江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少欲駐

軍更求琨母時在軍中謂琨曰恐州家多發水軍來逆人則不利

矣如何可駐邪宜伐蘆葦以為汭佐船渡軍汭音敷郭璞注方
言曰汭水中渾也琨具啓

策策即行之眾悉俱濟遂破英擊走笮融劉繇事業克定策表琨

領丹陽太守會吳景委廣陵來東復為丹陽守江表傳曰初袁術遣從弟胤
為丹陽策令琨討而代之會

景還以景前任仕丹陽寬仁得眾吏民所思而琨手下兵
多策嫌其太重且方攻伐宜得琨眾乃復用景召琨還矣琨以督軍中郎將領兵從

破廬江太守李術封廣德侯遷平虜將軍後從討黃祖中流矢卒

琨生夫人初適同郡陸尚尚卒權為討虜將軍在吳聘以為妃使

母養子登後權遷移以夫人妒忌廢處吳積十餘年權為吳王及
卽尊號登為太子羣臣請立夫人為后權意在步氏卒不許後以
疾卒兄矯嗣父琨侯討平山越拜偏將軍先夫人卒無子弟祚襲
封亦以戰功至于蕪湖督平魏將軍

吳主權步夫人臨淮淮陰人也與丞相鶻同族漢末其母攜將徙
廬江廬江為孫策所破皆東渡江以美麗得幸於權寵冠後庭生
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
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吳歷曰纂先尚權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為繼室夫人性不妒忌多所推

進故久見愛待權為王及帝意欲以為后而羣臣議在徐氏權依
違者十餘年然宮內皆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宮及薨臣下緣權
指請追正名號乃贈印綬策命曰惟赤烏元年閏月戊子皇帝曰
嗚呼皇后惟后佐命共承天地虔恭夙夜與朕均勞內教修整禮

義不愆寬容慈惠有淑懿之德民臣縣望遠近歸心朕以世難未
夷大統未一緣后雅志每懷謙損是以于時未授名號亦必謂后
降年有永永與朕躬對揚天休不寤奄忽大命近止朕恨本意不
早昭顯傷后殂逝不終天祿愍悼之至痛于厥心今使使持節丞
相醴陵亭侯雍奉策授號配食先后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
哉葬於蔣陵

吳主權王夫人琅邪人也吳書曰夫人父名慮九夫人以選入宮黃武中得幸生

孫和寵次步氏步氏薨後和立為太子權將立夫人為后而全公
主素憎夫人稍稍譖毀及權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怒以憂
死和子皓立追尊夫人曰大懿皇后封三弟皆列侯

吳主權王夫人南陽人也以選入宮嘉禾中得幸生孫休及和為
太子和母貴重諸姬有寵者皆出居外夫人出公安卒因葬焉休

卽位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改葬敬陵王氏無後封同母弟文雍為亭侯

吳主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也父為吏坐法死夫人與姊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似龍頭授已者已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赤烏十三年亮立為太子請出嫁夫人之姊權聽許之明年立夫人為皇后性險妒容媚自始至卒譖害袁夫人等甚眾吳錄曰袁夫人者袁術女也有節行而無子權數以諸姬子與袁夫人自以無子固辭不受權不豫夫人使問中書令孫弘呂后專制故事侍疾疲勞因以羸疾諸宮人伺其昏卧共縊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坐死者六七人權尋薨合葬蔣陵孫亮卽位以夫人姊塔譚紹為騎都尉授兵亮廢紹與家屬送本郡廬陵

孫亮全夫人全尚女也尚從祖母公主愛之每進見輒與俱及潘

夫人母子有寵公主自以與孫和母有隙乃勸權為潘氏男亮納夫人亮遂為嗣夫人立為皇后以尚為城門校尉封都亭侯代滕胤為太常衛將軍進封永平侯錄尚書事時全氏侯有五人竝典兵馬其餘為侍郎騎都尉宿衛左右自吳興外戚貴盛莫及及魏大將諸葛誕以壽春來附而全懌全端全禕全儀等竝因此際降魏全熙謀泄見殺由是諸全衰弱會孫綝廢亮為會稽王後又黜為候官侯夫人隨之國居候官尚將家屬徙零陵迫見殺吳錄曰亮妻惠解有

容色居候官吳平乃歸永寧中卒

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臣松之以為休妻其甥事同漢惠荀悅譏之已當故不復廣言赤烏

末權為休納以為妃休為瑯邪王隨居丹陽建興中孫峻專政公族皆患之全尚妻卽峻姊故惟全主祐焉初孫和為太子時全主譖害王夫人欲廢太子立魯王朱主不聽由是有隙五鳳中孫儀

謀殺峻事覺被誅全主因言朱主與儀同謀峻枉殺朱主休懼遣夫人還建業執手泣別既至峻遣還休太平中孫亮知朱主為全主所害問朱主死意全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據二子熊損所白亮殺熊損損妻是峻妹也孫綝益忌亮遂廢亮立休永安五年立夫人為皇后休卒羣臣尊夫人為皇太后孫皓即位月餘貶為景皇后稱安定宮甘露元年七月見逼薨合葬定陵搜神記曰孫峻殺朱主埋於石子岡歸命即位將欲改葬之冢墓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鑿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俱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縹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進一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而同於是開冢衣服如之

孫和何姬丹陽句容人也父遂本騎士孫權嘗游幸諸營而姬觀於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宦者召入以賜子和生男權喜名之曰彭祖即皓也太子和既廢後為南陽王居長沙孫亮即位孫峻輔政峻素媚事全主全主與和母有隙遂勸峻徙和居新都遣使賜死

嫡妃張氏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拊育皓及其三

弟皓即位尊和為昭獻皇帝吳錄曰皓初尊和為昭獻皇帝俄改曰文皇帝何姬為昭獻皇后稱

升平宮月餘進為皇太后封弟洪永平侯將溧陽侯植宣成侯洪

卒子邈嗣為武陵監軍為晉所殺植官至大司徒吳末昏亂何氏

驕僭子弟橫放百姓患之故民謔言皓久死立者何氏子云江表傳曰皓以

張布女為美人有寵皓問曰汝父所在答曰賊以殺之皓大怒棒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恒置座側問左右布復有女否答曰布大女適故衛尉馮朝子純即奪純妻入宮大有寵拜為左夫人晝夜與夫人房宴不聽朝政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工匠因緣偷盜府藏為空會夫人死皓哀愍思葬於苑中大作家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內家中以為兵衛以金銀珍玩之物進葬不可稱計已葬之後皓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葬大奢麗皆謂皓已死所葬者屍也皓舅子何都顏狀似皓云都代立臨海太守吳熙信謔言舉兵欲還誅都都叔父信時為備海督擊殺熙夷三族謔言乃息而人心猶疑

孫皓勝夫人故太常胤之族女也胤夷滅夫人父牧以疎遠徙邊郡孫休即位大赦得還以牧為五官中郎皓既封烏程侯聘牧女為妃皓即位立為皇后封牧高密侯拜衛將軍錄尚書事後朝士

以牧尊戚頗推令諫爭而夫人寵漸衰皓滋不悅皓母何恒左右之又太史言於運歷后不可易皓信巫覡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牧見遣居蒼梧郡雖爵位不奪其實裔也遂道路憂死長秋官僚備員而已受朝賀表疏如故而皓內諸寵姬佩皇后璽紱者多矣江表傳曰皓又使黃門備行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其二下石人臣子女皆當歲歲言各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闕不中乃得出後宮千數而採擇無已天紀四年隨皓遷于洛陽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齊桓近察孫權皆有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今殃流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義爲心平一爲主者然後克免斯累邪

吳書五

魏川中鳳崗氏書南唐市

三國志五十一

吳書六

三國志五十一

宗室傳第六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爲保障衆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于錢唐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度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衆爲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饗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四維然火誑朗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臣松之案今永興縣有高遷橋查音祖加反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斬之遂定會稽會稽典錄曰昕字大明少游京師師事太傅陳蕃傳覽羣書明於風角善推災異辟太尉府舉高第稍遷丹陽太守曹公起義兵昕前後遣兵萬餘人助公征伐袁術之在淮南也昕惡其淫虐絕不與通獻帝春秋曰袁術遣吳景攻昕未拔景乃

致證品維然大宋本作羅以地火

募百姓敢從周昉者死不赦昉曰我則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還本部

表拜靜為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仕求留鎮守策從之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有五子曷瑜皎負謙曷三子綽超恭超為偏將軍恭生峻綽生綝

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始領兵眾是時賓客諸將多江西人瑜虛心綏撫得其歡心建安九年領丹陽太守為眾所附至萬餘人加綏遠將軍十一年與周瑜共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權欲交戰瑜說權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領郡如故自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為襄安長無錫人顏連為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瑜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學官臨饗講肄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為事而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年三

十九建安二十年卒瑜五子彌熙燿曼然曼至將軍封侯

孫皎字叔朗始拜護軍校尉領眾二千餘人是時曹公數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為精銳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黃蓋及兄瑜卒又并其軍賜沙羨雲杜南新市竟陵為奉邑自置長吏輕財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眾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皎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繫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人邪吾值明主但當輸効力命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矣權聞之以書讓皎曰自吾與北方為敵中間十年初時相持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

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
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興霸飲因
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中此人雖驪豪有不如人意
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疎憎之
卿所爲每與吾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
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遠禦寇濟難乎卿行長大
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視下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
盛怒邪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
瑜重宣吾意臨書摧愴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結厚
後呂蒙當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爲左右部大督蒙說權曰若至
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部督共
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

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爲大督命皎爲後繼禽關羽定
荊州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權追錄其功封子胤爲丹陽侯
胤卒無子弟晞嗣領兵有罪自殺國除弟咨彌儀皆將軍封侯咨
羽林督儀無難督咨爲滕胤所殺儀爲孫峻所害

孫奐字季明兄皎旣卒代統其衆以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在
事一年遵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梁及江夏閭舉等竝納其
善奐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黃武五年權攻石陽奐以
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張梁五
千人爲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還權詔使在前住駕過其
軍見奐軍陣整齊權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
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裨將軍賜爵關內

侯

江表傳曰初權在武昌欲還都建業而慮水道汭流二千里一日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懷疑及至夏口於中大會百官議之詔曰諸將吏勿拘位任其有計者爲國言之詔將或陳宜立柵

橋夏口或言宜重設鐵鎖者權皆以為非計時梁為小將未有知名乃越席而進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幣購重士今宜明樹賞罰之信遣將入沔與敵爭利形勢既成彼不敢干也使武昌有精兵萬人付智略者任將常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甘水城輕艦數千諸所宜用皆使備具如此開門延敵敵自不來矣權以梁計為最得即超增察位後稍以功進至沔中督

愛樂儒生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年四十嘉

禾三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赤烏六年卒無子

封承庶弟壹奉負後襲業為將孫峻之誅諸葛恪也壹與全熙施

績攻恪弟公安督融融自殺壹從鎮南遷鎮軍假節督夏口及孫

綝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妹夫也壹弟封又知胤據謀自殺綝

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千餘口過將胤妻

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吳侯以故主芳貴人邢氏

妻之邢美色妒忌下不堪命遂共殺壹及邢氏壹入魏黃初三年

死政證曰按孫亮傳云太平二年壹奔魏魏志高貴鄉公甘露三年以壹為侍中車騎將軍吳歷四年十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為婢所殺此云黃初三年亦黃初二年存魏四年亦首尾三年則當云壹入魏三年亦於手義亦合也

孫賁字伯陽父羌字聖壹堅同產兄也賁早失二親弟輔嬰孩賁

自贍育友愛甚篤為郡督郵守長堅於長沙舉義兵賁去吏從征

伐堅薨賁攝帥餘眾扶送靈柩後袁術徙壽春賁又依之術從兄

紹用會稽周昂為九江太守紹與術不協術遣賁攻破昂於陰陵

術表賁領豫州刺史轉丹陽都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為揚州

刺史劉繇所迫逐因將士眾還任歷陽頃之術復使賁與吳景共

擊樊能張英等未能拔及策東渡助賁景破英能等遂進擊劉繇

繇走豫章策遣賁景還壽春報術值術僭號署置百官除賁九江

太守賁不就棄妻孥還江南江表傳曰袁術以吳景守廣陵策族兄香亦為術所用作汝南太守而令賁為將軍領兵在壽春策與景等書

曰今征江東未知一二君意云何耳景即棄守歸賁因而後免香以道遠糧不得還吳書曰香字文陽父儒字仲儒堅再從弟也仕郡主簿功曹香從堅征伐有功拜郎中後為袁術驍騎加征南將軍死

於壽春時策已平吳會二郡賁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勲江夏太守

黃祖軍旋聞繇病死過定豫章上賁領太守江表傳曰時丹陽備芝自署廬陵太守策留賁弟輔領兵任南

昌策謂賁曰兄今據豫章是扼備之咽喉而守其門戶矣但當伺其形便因令國儀杖兵而進使公瑾為作勢援一舉可定也後賁聞芝病即如策計周喻到巴丘輔遂得進據廬陵

後封

三國五十一

政證曰藍本為作因而後免今改正

政證曰九歲無領郡理疑脫十字

致證曰九歲無領郡理疑脫十字

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賁為征虜將軍領郡如故
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鄰年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吳書曰鄰字公達雅性精敏幼有令譽在郡垂二十年討平叛賊功績修理召還武昌為統帳督

時太常潘濬掌荊州事重安長陳畱舒燮有罪下獄濬嘗失燮欲
寘之於法論者多為有言濬猶不釋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爭死
海內義之以為美譚仲膺又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

一統青蓋北巡中州士人必問仲膺繼嗣答者云濬承明殺燮於
事何如濬意即解燮用得濟博物志曰仲膺名郗初伯膺親友為人所殺仲膺為報

傳鄰遷夏口沔中督威遠將軍所居任職赤烏十二年卒子苗嗣
苗弟旅及叔父安熙績皆歷列位吳歷曰鄰又有子曰述為武昌督平荊州事震

張惇俱死賁曾孫惠字德施惠別傳曰惠好學有才智晉永寧元年赴齊王固義以功封晉興侯
何人司馬賊曹屬問驢矜僭修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固以五難四不可勸令委讓萬機歸藩青
岱辭甚深切固不能納頃之果敗成都王穎召為大將軍參軍是時穎將有事於長沙以陸機為
前鋒都督惠與機鄉里親厚憂其致禍謂之曰子蓋讓都督於王梓乎機曰將謂吾避賊首鼠更

速其害機尋被戮二弟雲曉亦見殺惠甚傷恨之永興元年乘輿幸鄴司空東海王越治兵下邳
惠以書干越詭其姓名自稱南岳逸民秦祕之勉以勤王匡世之略辭義甚美越省其書勝題道
衢招求其人惠乃出見越即以為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
應命立成皆有辭旨累遷顯職後為廣武將軍安豐內史年四十七卒惠文翰凡數十首

孫輔字國儀賁弟也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策討丹陽七縣
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并招誘餘民鳩合遺散又從策討陵陽

生得祖郎等江表傳曰策既平定江東逐袁胤術深怨策乃陰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
帥陵陽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大合眾圖共攻策策自率將士討郎生獲之策謂
郎曰爾昔襲擊孤所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莫恐
怖郎叩頭謝罪即破械賜衣服署門下賊曹及軍還郎與太史慈在在前導軍人以為榮

策西襲廬江太守劉勲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策立輔為廬陵太守撫
定屬城分置長吏遷平南將軍假節領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

聞事覺權幽繫之典略曰輔恐權不能保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
人以告權乃還偽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邪何為呼
他人輔云無是權因投書與昭昭示輔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

數歲卒子興昭偉昕皆歷列位
孫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孝廉司空
辟典略曰翊名儼性似策策臨卒張昭等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陽太守時
謂策當以兵屬儼而策呼權佩以印綬

政證曰注不以某部監本
為作不以其部今改正

慈銘案趙氏翼世史
制記以此數語為不可
解今按子喬當是松字
蓋松嘗遺亮器物也松
為權弟之子故曰依依
子弟志不明言松字子
喬者蓋史駁文或關誤
也下云由亮養子喬者
迷故云者言亮之知松
於亮之世也本理
子為亮後亮為之改字
伯松蓋亦由松松故字
皆承之趙氏以兩高字
逆以子喬為亮自稱其
子非也

年二十後卒為左右邊鴻所殺鴻亦即誅

吳歷載翊妻徐節行宜與媽覽子
等事相次故列於後孫韶傳中

松為射聲校尉都鄉侯

吳錄曰松善與人交輕財好施鎮巴丘數吞陸遜以得失嘗有
鄙數見訪及是以承來意進盡言便變色何
也松笑曰屬亦自念行事有此豈有聖邪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

書曰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愴見其所

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

孫匡字季佐翊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

江表傳曰
曹休出洞

口呂範率軍禦之時匡為定武中郎將遣範令放火燒損茅澤以

其族為丁氏禁固終身臣松之案本傳曰匡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而江表傳云呂範在洞口

匡為定武中郎將既為定武非為未試用且孫堅以初平二年卒洞口之役在黃初三年堅卒至

此合三十一一年匡時若尚在本傳不得云卒時年二十餘也此蓋權別生弟朗江表傳誤以為匡

也朗之名位見三朝子泰曹氏之甥也為長水校尉嘉禾三年從權圍新

城中流矢死泰子秀為前將軍夏口督秀公室至親提兵在外皓

意不能平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僉

言秀當見圖而定遠獵秀遂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晉以

秀為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

江表傳曰皓大怒追改秀姓曰厲
晉紀曰秀在晉朝初聞皓降羣臣畢賀秀

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為城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為伏波將軍開府如故永寧中卒追贈驃

騎開府子儉字仲節給事中

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吳人也孫策愛之賜姓

為孫列之屬籍

吳書曰河堅族子也出後姑俞氏後復姓為孫河質性忠直訥言敏行有
氣幹能服勤少從堅征討常為前驅後領左右兵典知內事侍以腹心之

任又從策平定吳會從權討李術後為將軍屯京城初孫權殺吳郡太守盛

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稍遷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
其英豪憲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並融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曰歲月不居
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
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丁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
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
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誇前輩或能議平破稱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
名九牧之民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臣復漢室宗社
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腰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
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
向使郭隗倒縣而王不解臨瀛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
公所知而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由是徵為騎都尉制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

魏位至征 憲故孝廉媽覽戴員吳歷曰媽覽戴員 東司馬 為大都督督兵員為郡丞及翊遇害河馳赴宛陵責怒覽員以不

能全權令使奸變得施二人議曰伯海與將軍疎遠而責我乃耳 討虜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人北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

陽以丹陽應之會翊帳下徐元孫高傳嬰等殺覽員吳歷曰媽覽戴員

翊所困常欲叛逆因吳主出征遂其奸計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翊以妻徐氏頗曉心翊入語徐

君明日欲為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以長吏來久宜速遣乃大請賓

客翊出入常持刀爾時有酒色空手送客洪從後斫翊郡中擾亂無救翊者遂為洪所殺

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恐逆之見害乃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須

祭畢徐潛使所親信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傳嬰等說覽已虜略婢妾今又欲見偏所以外許之者

欲安其意以免禍耳欲立微計願二君哀救高嬰涕泣答言受府君恩遇所以不即死難者以死

無益欲思惟事計事計未立未敢啓夫人耳今日之事實夙夜所懷也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

餘人以徐意語之其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

幃帳言笑歡悅示無戚容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親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內

使人報覽說已除凶即吉惟府君勅命覽盛意入徐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便大呼二君可起高

嬰俱出共得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夫人乃還縗絰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為神異吳

主續至悉族誅覽員餘黨權高嬰為 韶年十七收河餘眾繕治京城起樓櫓修

器備以禦敵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陽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

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謹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喻

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即拜丞烈校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

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後為廣陵太守偏將軍權為吳王遷揚威

將軍封建德侯權稱尊號為鎮北將軍韶為邊將數十年善養士

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場遠斥候為務先知動靜而為之備故鮮

有負敗責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徹兵遠徙徐泗江

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自權西征還都武昌韶不進見者十餘

年權還建業乃得朝覲權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眾寡魏將

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歡悅曰吾久

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赤烏四年卒子越嗣

秋證曰慎子丞晉著作按同
號作晉當今如宗室

領軍將軍奕宗正卿恢武陵太守天璽元年徵楷為宮下鎮驃騎
將軍初永安賊施但等劫皓弟謙襲建業或白楷二端不即赴討
者皓數遣詰楷楷常惶怖而卒被召遂將妻子親兵數百人歸晉
晉以為車騎將軍封丹陽侯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為度遠將軍永安元年卒
孫桓字叔武河之子也吳書曰河有四子長助明阿長次誦海鹽長並早卒次桓儀容
為武備都尉從討關羽於華容誘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劉
備備軍眾甚盛彌山盈谷桓投刃奮命與遜戮力備遂敗走桓斬
上兜道截其徑要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歎曰吾昔初至京
城桓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也桓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
下督牛渚作橫江塢會卒吳書曰桓弟俊字叔英性度恢弘才經文武為定武中郎
慎鎮南將軍慎子丞字顯世文士傳曰丞好學有文章作螢火賦行於世為黃門侍郎與顧榮
俱為侍郎歸命世內侍多得罪尤惟榮承獨獲全常使二人記事丞答顧問乃下詔曰自今已後
用侍郎皆當如今宗室丞顧榮疇也吳平赴洛為范陽涿令甚有
稱績永安中陸機為成都王大都督請丞為司馬與機俱被害

評曰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況此諸孫或贊
與初基或鎮據邊陲克堪厥任不忝其榮者乎故詳著云



與所基如 艱難變型克其淵卦不添其榮青平姑菁菁
陪曰夫照 賺恩蓬古今之常宗午辨無精人西爾出北書

卷之三